

传入越南的明清小说考述*

刘玉琚

在越南独立自主时期,使臣的携带是中国书籍传入越南的主要途径之一^①。越南著名学者黎贵惇于景兴二十一年(1760)以岁贡副使的身份使清,他的《北使通录》记载使团返越途经广西桂林时,被官府没收了二十几部书籍^②,这些书籍包括《智囊》、《千古奇闻》、《封神演义》、《南游北游》、《说铃》、《锦香亭》、《贪欢报》诸种明清小说。这段记录会引发我们追问:这些被没收的小说是否曾真正的传入了越南呢?

据笔者的考察,这些小说除《千古奇闻》以外,均见载于越南的古典书目。其中有如下三种书目所记最为丰富,分别是:(一)《新书院守册》,阮朝新书院的藏书目录,维新六年(1912)由阮性五、黄有恺、阮克柔编纂。据A.2645/1-3号抄本,新书院藏书共有三十柜,收录书籍2639种,58947本。(二)《聚奎书院总目册》,阮朝聚奎书院藏书的总目录。据《大南实录》的记载,聚奎书院建成于嗣德九年(1856)^③。现今,聚奎书院的书籍目录共存写本三种,我们搜集到的441页本(A.110/1-3)内容最为详备,却未署编者。此目录每种书名下著录作者、朝代、部数、本数、存阙状况。(三)《古学院书籍守册》(A.260/1-11),阮朝古学院藏书目录。由古学院纂修阮伯卓校阅,侍编修阮进荣检编,学部派员司务黎允升及古学院膺弟瓦、范富恂记录,编目于启定九年(1924-1925),是目前我们在越南所见的唯一一种记有版本和书籍主要内容的越南古典书目。

关于明清小说在越南的流传概貌和传入途径等已有前贤讨论过^④。本文则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至20世纪的越南汉籍与中越文学交流”(项目编号08CZW01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题研究项目“西南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010ZT10)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详见刘玉琚:《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25-29页。

② 越南汉喃研究院所藏A.179号抄本,下文编号均为该院藏书编号。

③ 《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十四,《大南实录》十五,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1979年,第5991页。

④ 参见卢蔚秋:《中国通俗小说在越南》,《国外文学》1986年第3期;陈益源:《中国明清小说在越南的流传与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以上述越南古代书院目录为基本文献,并利用各类史料、越南本土文学作品、以及越南重抄重刊的中国书籍相互印证,对笔者所知见的传入越南的明清小说尽可能的作逐一考述,拟较为全面地展现这些小说的数量与总体规模。

一、明清文言小说

传入越南的明清文言小说,最受到学界关注的即是瞿佑的《剪灯新话》。在此书的影响下,黎朝阮屿创作了开越南传奇小说先河的《传奇漫录》,何善汉撰于永定初年(1547)的序言评价《传奇漫录》云:“观其文辞,不出宗吉藩篱之外”,并加注曰:“瞿宗吉著《剪灯新话》。”这一评论不仅指出了《传奇漫录》在语言表达方面受到《剪灯新话》的影响,而且表明在此之前《剪灯新话》已传入越南。约成书于万历二年(1574)的《殊域周咨录》卷六《安南》,还记载了其仿书《剪灯余话》也曾传入越南:“如儒书则有少微史、《资治通鉴》史……《剪灯新余话》等书。”^①

根据越南所存的古籍,我们发现传入越南的明清文言小说,远不止众所周知的《剪灯新话》。位于河内的越南汉喃研究院,是收藏越南汉籍最多的机构。该院图书馆收藏有五种明清文言小说的越南重抄重刊本^②,详述如下:

1.《世说新语补》(VHv.105),此抄本共112页,前半部是明代何良俊增补的《世说新语补》节抄本,后半部抄写的是阮绵审的《仓山诗话》。另外,《新书院守册》子库东二十三柜著录:“《世说新语》一部八本 明陈文烛”。明刊四卷本《世说新语补》卷首有序,题“沔阳陈文烛玉叔撰”,且与《世说新语》合刻,因此,《新书院守册》所著应是前八卷为《世说新语》,后四卷为《世说新语补》的合刊本。

2.《阅微记节录》(AC.265),嗣德丁丑年(1877)刊印,卷首又题书名为《阅微草堂记节录》,目次前有小引云:“清儒纪晓岚先生,讳昀,由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溢文达,鸿才博学,一代名公也。尝采其异闻,作《阅微草堂笔记》五部:《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门人合为一编,刊刻行世。其书多载神异狐鬼,虽属说家,而大旨必归于劝惩,有关风化,非海淫导欲诸书可比也。另有全部,可供阅览,此特摘抄一二,取便巾箱,仍分为二集,逐类标题,以资谈柄云。”显然此书乃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的节录本。

①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六《安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8页。

②反映该院藏书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王小盾、刘春银、陈义主编,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一书将学界通常不视作小说的书籍也著录于小说类。例如《尚友略记》是《尚友录》的节抄本,《尚友录》乃明代廖用贤所编,按韵分纲,以姓氏为目,体例仿照《万姓统谱》,在各韵之下分列古人史实。学界通常将此书视作与《万姓统谱》一样性质的普通类书。因此,本文对这些有异议的书籍,不纳入讨论范围。

《阅微草堂笔记》不仅以合集的面貌传入越南,各个部分还曾以单行本的形式传入。《古学院书籍守册》第十七目小说类分别著录有:“《槐西杂志》四卷,刻本,清观奕道人撰”、“《滦阳消夏录》六卷,刻本,清观奕道人撰”、“《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四卷,清道光癸巳年刻本,清纪晓岚撰”。同时,上述单行本与合集也见载于《新书院守册》与《聚奎书院总目册》。《聚奎书院总目册》子部小说类琐记属记载有《如是我闻》的单行本一部四本,并有小字注:“原二部,绥理王认一部,存一部,均虫穿。出自《阅微草堂笔记》。”绥理王乃阮绵寅(1820-1897),字坤章,又字季仲,号静圃,又号苇野,为越南明命帝十一子,封绥理郡王。阮绵寅“孝友纯诚,生平无他好,书籍自娱,学尤邃,有诗文名”^①,在越南文坛上与其兄从善公阮绵审齐名,有“诗到从绥失盛唐”之说。从小注可知,《如是我闻》受到过越南贵族知识分子的关注。

3.《异闻杂录》(A.1449),此抄本共74页,收录40则奇闻异事。正文首页题“山西安乐中河进士阮氏辑”,作者小序自称:“余少局于举业,见闻寡陋,中间自悔,养亲授徒之暇,及外书偶得异闻可供记览者,录之以备考。”作者称此书是自己辑录异闻所成,经陈益源先生的比对,确定《异闻杂录》实际上全部直接抄自清代青城子所编的《亦复如是》^②。越南书目的记载亦确证了《亦复如是》的南传,《聚奎书院总目册》子部小说类琐记属、《新书院守册》子库东二十三柜均著录此书,八本一部。

4.《一夕话》(AC.551),此书是清陈皋谟所纂辑的文言笑话集《一夕话》的重抄本,共281页,分为“集订误类”、“集劣性类”、“集笑倒类”三个部分。这部越南重抄本《一夕话》原是河内远东学院图书馆的藏书,所以也见载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河内远东博古学院图书馆目录》之《中国书南印板书目》^③。

5.《传记摘录》(A.2895),此书是清朝顾氏所撰写的《后聊斋志异》的编抄本,共82页,抄有作品13篇。它的内容虽然几乎全部抄自《后聊斋志异》一书,但是编抄者将每个故事与中国相关的时空场景都转换成了越南场域,结尾将某些议论删除,一些篇目也稍稍作了改动^④。

除了越南重抄重刊本以外,散见于《古学院书籍守册·子库守册》第十七目、《新书院守册·子库》、《聚奎书院总目册》子部小说类的明清文言小说数

①《大南正编列传二集》卷六,《大南实录》二十,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81年,第7670页。

②陈益源:《中越汉文小说研究》,东亚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59页。

③这份书目实际上与越南近代学者陈文理所编写的《北书南印板书目》内容是一致的,均反映的是河内远东博古学院的藏书,后来该学院的一部分藏书转藏于今天的越南汉喃研究院。

④参见陈益源:《〈聊斋志异〉、〈后聊斋志异〉与越南的〈传记摘录〉》,《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量较为可观。尽管这些目录都成书于阮朝后期,所收书籍却非一时一地传入,为阮朝书院历代所积累。其中,以《古学院书籍守册》著录的信息最为详细,现以此目录的记载为基础,将所见的明清文言小说一一详列如下表:

表一^①

书 名	撰者 (编者、辑录者)	卷数 或回数	版本信息	新书院 守册	聚奎书院 总目册
蟬史	(清)磊砢山人	二十二卷	刻本	√	√
重订西青散记	(清)史震林	九卷	清光绪四年刻本	√	√
猗园志异	(明)钱希言	十六卷	清道光三年刻本	√	√
熙朝新语	(清)余金	十六卷	清道光乙酉年刻本	√	√
庭闻录	(清)刘健	六卷	清康熙五十八年	√	√
茶馀客话	(清)阮葵生	十二卷	清乾隆四十二年刻本	√	√
女才子传	(清)烟水散人	十卷	刻本	√	√
咫闻录	(清)慵讷居士	十二卷	清道光戊子年刻本	√	√
广虞初新志	(清)黄承增	四十卷	清嘉庆癸亥年刻本	√	√
聊斋志异	(清)蒲松龄	十六卷	欠卷十,清同治壬戌年	√	
螭蛄杂记	(清)竹勿山石道人	六卷	清乾隆癸丑年刻本	√	√
桂山录异	(清)顾诤	八卷	清道光甲申年刻本	√	√
昔柳摭谈	(清)冯氏	八卷	清嘉庆二十年刻本	√	√
柳崖外编	(清)徐昆	八卷	清乾隆五十八年刻本	√	√
西窗夜录	(清)荷笠山人	三卷	清道光甲申年刻本	√	√
梦厂杂著	(清)俞蛟	十卷	清道光八年刻本	√	√
燕居笔记	(清)龙钟道人	十卷	刻本	√	√
搜神图记	(清)古如林	三卷	清嘉庆乙丑年刻本		
子不语	(清)袁枚	二十卷	欠卷一、卷六,刻本	√	√
续子不语	(清)袁枚	六卷	清乾隆壬子年刻本	√	
井蛙录	(清)宋静庵	四卷	清道光庚寅年刻本	√	√
蕉轩摭录	(清)俞梦蕉	十二卷	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	√
吉祥花	(清)邵纪棠	六卷	清同治九年刻本	√	
质直谈耳	(清)钱肇鳌	八卷	刻本	√	√
妄妄录	(清)朱海	十二卷	清道光十年刻本	√	√
粤屑	(清)刘世馨	八卷	清道光十年刻本	√	√
耳食录二编	(清)乐钧	八卷	清道光元年刻本	√	√
坚瓠集	(清)褚人获	十五集	清康熙庚午年刻本	√	√
松筠阁抄异	(清)高承勋	十二卷	清道光戊子年刻本	√	√

①凡是见于《古学院书籍守册》的明清小说,不再注明出处,若同时见于其他目录的则以“√”标识,“撰者”项有一部分为编者、评点者、辑录者、序作者等,为有利于厘清书籍的确切版本信息和尊重客观历史记录,现均依《古学院书籍守册》原文所录,表二同。

表一所列的 29 种典籍中,至少有《聊斋志异》曾对越南本土的小说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见闻录》和《圣宗遗草》两部越南小说的故事内容有明显自蒲松龄《聊斋志异》取材之处。^①从表中所列可见,《古学院书籍守册》所录均为清代的作品,《聚奎书院总目册》与《新书院守册》则另著录有一批不见载于《古学院书籍守册》的文言小说,其中包括若干明代的作品,如下:

1.明焦竑《玉堂丛话》、清王士禛《池北偶谈》、《香祖笔记》三种见于《聚奎书院总目册》子部小说类杂说属,其中后两种又见于《新书院守册·子库》东二十一柜。

2.明陶宗仪编《说郛》、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二种见于《聚奎书院总目册》子部小说类杂品属和《新书院守册·子库》东二十一柜。

3.明陆楫等编《古今说海》、明商濬编《稗海》二种见于《聚奎书院总目册》子部小说类杂编属和《新书院守册·子库》东二十一柜。

4.明屠隆《鸿苞节录》、清陆寿名辑《续太平广记》二种见于《聚奎书院总目册》子部小说类杂闻属,后者又见于《新书院守册·子库》东二十三柜。

5.明冯梦龙编《增智囊补》、清缪艮《涂说》、清王械《秋灯丛话》、明瞿佑《剪灯新话》、《说铃》、清钱广仓《解人颐》、《增补订解人颐广业集》、《岂有是理》、《吴门画舫续录》、清赵吉士辑《寄园寄所寄》、清张贵胜辑《遣愁集》十二种见于《聚奎书院总目册》子部小说类琐记属,其中前七种又见于《新书院守册·子库》东二十三柜。按,《新书院守册·子库》东二十三柜著录:“《秋灯丛话》一部五本 清王械”;《聚奎书院总目册》子部小说类琐记属第一部著录:“《秋灯丛话》一部现三本 瞿佑”,有小字注:“原著《剪灯新话》,成泰十一年片从,实《秋灯丛话》,现三本均虫穿壅迹”;第三部又著录“《秋灯丛话》一部现六本”,并有小字注:“原二部,绥理王认一,存一部,均虫穿裂迹”。按,“瞿”乃“瞿”之误,因聚奎书院曾不止一次为藏书编撰过目录,小字注表明,前一次所编的目录误将《秋灯丛话》当作瞿佑《剪灯新话》。

上述作品中的屠隆《鸿苞节录》共十卷,现存咸丰七年(1857)秋八月章邱县署刻本,保砚斋藏板,是一部包括典章制度、人物舆图、文学政行等丰富内容的杂俎小说,今人所编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等小说专科目录未见录。此外,《解人颐》一书的著录也饶有兴味,《聚奎书院总目册》子部小说类琐记属依次著录:“《增补订解人颐广业集》一部现七本清钱广仓订”、“《解人颐》二部各现二本”;《新书院守册·子库》东二十三柜著录:“《解人颐》一部七本 清钱广仓”。现国内存有清赵恬养《增订解人颐新集》二十五卷、清胡澹庵编、钱德苍增订《新订解人颐广集》八卷,未曾见有《增补订解人颐广业集》,亦未见公私目录著录。据《新订解人颐广集》钱德苍

^①参见彭美菁:《〈聊斋志异〉影响之研究》第五章,台湾中正大学中文研究所 2003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215-222、235-240 页。

序云：

坊本向有《解人颐》初集、二集，搜索古今，摭拾卮辞，最脍炙人口，诵其歌咏，深可感发人心，洗涤尘臆。观其诙谐，真堪抚事捧腹，悦性怡情。胡子澹庵病其赘疣重复，玉石浑收，已从而删繁就简，都为一集，名之曰“新”。今予不揣愚陋，复为去陈集新，又从而广益之。^①

按照此序的说法，在《新订解人颐广集》之前已有《解人颐》初集、二集、新集流传，由于两种越南书目著录的《解人颐》与《增补订解人颐广业集》信息较为简单，我们未能探知这两种书与《解人颐》初集、二集、新集、广集之间的确切关系，但为我们加深了解《解人颐》系列书籍提供了一条新线索：即在广集之前确有《解人颐》一书，而且此书与《增补订解人颐广业集》应是两本不同的书籍，编著者却都著录为钱广仓。

二、明清白话小说

关于明清白话小说在越南的流传，学界最为熟悉的莫过于《金云翘传》。嘉隆十二年（1813）二月，越南“以广平该簿阮攸为勤政殿学士，充如清岁贡正使”。^②阮攸在出使过程中，读到了青心才人创作的《金云翘传》，在这部小说的影响下，创作了同名的六八体喃文叙事诗传。阮攸的《金云翘传》被誉为是越南的《红楼梦》，并像《红楼梦》一样，衍生出大量仿作和移植之作。从中国小说中吸取文化养料，铸造出本民族文学典范的越南使臣，绝非阮攸一人。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多次出访中国的阮朝文臣李文馥，分别以十才子书之一的《玉娇梨》和《西厢记》为蓝本，创作了喃文诗传《玉娇梨新传》和《西厢传》。这两部韵文体小说同样是越南文学史上的名著。

这两个例子表明，通过越南本土喃文叙事文体——诗传，追寻明清白话小说的流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诗传往往以人物的传奇经历为叙述单元，因此又称作“事迹传”。王小盾先生曾指出诗传在越南文学史上的地位：“同传奇、笔记小说相比，它有更长的篇幅、更为通俗的语言和更富文学性的描写，所以它像朝鲜的‘传’一样，在小说发展史的位置相当于中国的‘话本’或‘市人小说’，高于传奇。”^③通过对越南诗传的考察，我们将与明清白话小说存在着渊源关系的作品展现如下：

1. 无名氏《西游传》，喃译自明吴承恩《西游记》。

2. 无名氏《宋志传》，题材取自明熊大木《北宋志传》。

①《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6辑谐谑篇，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②《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卷四十六，《大南实录》三，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1968年，第881页。

③王小盾、刘春银、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王序，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第xxxi页。

3.无名氏《南海观音佛迹传》，改编自明西大午辰走人《全像观音出身南游记》。

4.竹林居士《芙蓉新传》、无名氏《刘元普传》、阮仪鸿《女秀才新传》，分别改编自凌蒙初《拍案惊奇》卷二十七《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卷二十《李克让竞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以及《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七《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其中《芙蓉新传》第四、五句说：“芙蓉一幅前时事，今古奇观显有传”，显然其创作蓝本出自明抱瓮老人所编的《今古奇观》，而非《拍案惊奇》原书。

5.阮朝阮翹《军中对传》，题材取自清褚人获《隋唐演义》。

6.阮朝武亭芝《好逑新传演音》，改编自清名教中人《好逑传》。

7.阮朝邓春榜《二度梅传》、惟明氏《二度梅演歌》、惟明氏订正《云仙古迹新传》、无名氏《润正忠孝节义二度梅传》，演述自清惜阴堂主人《忠孝节义二度梅全传》、木鱼书《二度梅》。

8.范美甫《平山冷燕演音》，喃译自清荻岸散人《平山冷燕》。

目前我们在越南尚未发现根据中国文言小说改创的喃文诗传，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越南喃文诗传更多是受到通俗性更强的中国白话小说的影响。与之相应的是，我们调查发现流传至越南的明清白话小说数量也要多于文言小说。上述作品有《今古奇观》、《忠孝节义二度梅全传》、《北宋志传》、《好逑传》见载于《聚奎书院总目册》子部小说类异闻属，《古学院书籍守册·子库守册》第十七目小说类则著录有《北宋志传》清嘉庆戊寅年（1818）刻本、《好逑传》清刻本。

此外，见著于越南书院目录的其他明清白话小说，数量也非常可观，兹依前例列表如下：

表二

书 名	撰 者 (编者、评点者)	卷 数 或回数	版本信息	新书院 守册	聚奎书院 总目册
开辟演义	(明)王骥	八十四卷	清道光七年刻本	√	√
有夏志传	(清)钟惺	六卷	刻本	√	√
有商志传	(清)钟惺	四卷	刻本	√	√
封神演义	(清)褚学稼	二十卷	清道光七年刻本	√	√
东周列国	阙名;(清)蔡昇评点	二十卷	欠卷一又自卷十八,刻本	√	
春秋列国	(清)陈继儒	十六卷	清道光十七年刻本	√	√
乐田演义	(清)古吴越世老人	十八回	刻本	√	√
七国演义	(明)李卓吾	四卷	刻本	√	√
鬼谷四友志	(清)杨澹游	三卷	清乾隆六十年刻本	√	√
西汉演义传	(明)阙名	八卷	欠卷一、卷二、卷四,刻本	√	√
东汉演义传	(明)谢诏	十卷	刻本	√	√

(续表)

书 名	撰 者 (编者、评点者)	卷 数 或回数	版本信息	新书院 守册	聚奎书院 总目册
昭君传	(清)雪樵主人	八卷	清嘉庆十四年刻本	√	√
绣像争春园传	(清)寄生氏	四十八回	清道光五年刻本	√	√
第一才子书	(明)罗贯中	六十卷	清顺治甲申年刻本	√	√
汉宋奇书	(清)圣叹外书	六十卷	清顺治甲申年刻本	√	√
草木春秋	(清)云间子	三十二回	刻本	√	√
西来演义	(清)阙名	四十四卷	清嘉庆乙卯年刻本	√	√
东游记	(明)清溪道人	一百回	清道光十九刻本	√	√
南史演义	(清)杜纲	三十二卷	清乾隆六十年刻本	√	√
禅真逸史	(清)履先甫	四十回	刻本	√	√
隋唐演义	(明)林瀚	二十一卷	明正德戊辰年刻本	√	√
说唐全传	(清)鸳湖鱼叟	十四卷	刻本	√	√
说唐后传	(清)如莲居士	十一卷	清乾隆元年刻本	√	√
说唐薛府传	(明)林瀚	四十回	明正德戊辰年刻本		
三唐征西演义	(明)林瀚	十卷	清道光年间刻本		√
反唐演义	(清)如莲居士	十卷	清道光元年刻本	√	√
绣像玉楼春	(清)白云道人	二十四卷	清咸丰庚申年刻本	√	√
韩湘子	(明)雒衡山人	三十回	清嘉庆庚辰年刻本	√	√
绿牡丹	(明)阙名	十一卷	清刻本	√	√
粉妆楼全传	(清)竹溪山人	十三卷	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	√
合锦回文传	(清)铁花山人	十六卷	清嘉庆三年刻本	√	√
续西游记	(明)阙名	一百回	欠卷一至卷三、卷四十四至四十九,刻本	√	√
后西游记	(清)阙名	四十回	欠卷一至卷三,刻本	√	√
八仙东游	(清)吴元泰	二卷	刻本	√	√
英云梦	(清)松云氏	八卷	刻本	√	√
妥注第六才子	(清)邹圣脉	六卷	刻本	√	√
第六才子释解	(清)圣贤外书	八卷	清康熙己酉年刻本	√	√
桃柳争春	(清)野园居士	八卷	刻本	√	√
南宋志传	(明)研石山樵	五十回	刻本	√	√
三下南唐	(清)好古主人	十三回	清道光四年刻本	√	√
金枪全传	(清)好古主人	五十回	清嘉庆戊寅年刻本	√	√
续南北宋志	(清)瑞云斋	六十八回	清道光二年刻本	√	
后宋群英杰	(清)阙名	三十回	清道光八年刻本	√	√
慈云走国全传	(清)阙名	三十五回	清嘉庆庚辰年刻本	√	√
说岳全传	(清)钱彩	八十回	清道光癸卯年刻本	√	√
五虎平南后传	(清)奎璧堂	六卷	清道光戊子年刻本	√	
红楼幻梦	(清)阙名	二十四回	欠卷一、卷二,刻本	√	√

(续表)

书 名	撰 者 (编者、评点者)	卷 数 或回数	版本信息	新书院 守册	聚奎书院 总目册
补红楼梦	(清)娜嬛山樵	四十八回	清嘉庆甲戌年刻本	√	√
红楼圆梦	(清)阙名	三十回	刻本	√	√
说呼全传	(清)阙名	四十回	清乾隆三十五年刻本	√	√
水浒后传	(清)蔡昇	四十回	清乾隆三十五年刻本	√	√
雷峰塔	(清)玉花主人	五卷	清嘉庆十一年刻本	√	√
英烈传	(明)徐文长	八十回	清癸巳年刻本	√	√
英烈演义	(明)徐文长	八十回	刻本	√	√
铁花仙史	(清)云封山人	二十六回	刻本	√	√
正德游江南	(清)何梦梅	七卷	刻本	√	√
红袍全传	(清)李春芳	二卷	清道光辛丑年刻本	√	√
萃忠全传	(明)孙怀石	四十回	刻本	√	√
梼杌闲评	(明)阙名	五十回	刻本	√	√
末明忠烈传	(清)阙名	四十回	清道光四年刻本	√	√
白圭全传	(清)崔象川	十六回	清嘉庆丁卯年刻本	√	√
林兰香	(清)寄旅散人	六十四卷	清道光戊午年刻本	√	√
绣像麒麟	(清)鸳湖逸人	十集	清道光壬午年刻本		
五美缘	(清)寄生氏	八十回	刻本	√	√
第三才子书	(清)狄岸散人	二十回	刻本	√	√
西洋记	(明)罗恩	二十卷	清万历丁酉年刻本	√	√
醒世姻缘	(清)西周生	一百回	刻本	√	√
雪月梅传	(清)陈朗	十卷	清乾隆四十年刻本	√	√
瑶华传	(清)丁秉仁	十一卷	清道光十八年刻本	√	√
定鼎奇闻	(清)蓬蒿子	二十四卷	刻本	√	√
雅观楼	(清)竹西逸史	十六回	刻本	√	√
蜃楼志	(清)愚山老人	二十四回	清嘉庆九年刻本	√	√
麟儿报	阙名	十六回	刻本	√	√
儒林外史	(清)闲斋老人	五十六卷	清乾隆元年刻本	√	√
常言道	(清)落魄道人	十六回	清嘉庆甲戌年刻本	√	√
警贵新书	(清)乌有居士	二十回	刻本	√	√
警富新书	(清)放斋居士	四十回	清嘉庆戊戌年刻本	√	√
绣倭袍传	阙名	一百回	刻本	√	√
西湖拾遗	(清)陈树基	四十六卷	清乾隆辛亥年刻本	√	√
圣朝鼎盛(万年青)	(清)阙名	只十三回	写本	√	
石点头	(明)天然痴叟	十四卷	刻本	√	√

上述 81 种书籍中,《雷峰塔》现存越南仿刻本(A.1986),其书名页题“新

本白蛇精记”、“姑苏原本”，正文首页书名作“新编雷峰塔奇传”，有嘉庆十一年（1806）吴炳文作于西湖官署梦梅精舍的序一篇，以及16幅插图。越南仿刻本即据表中所列的嘉庆刊本翻刻，我们将《古本小说集成》影印的嘉庆本与越南仿刻本相比较，发现二者的行款不同，前者为半叶8行，行17字，后者为半叶9行，行17字。在上表所列之外，还有三种仅见载于《新书院守册》的小说，如下：

1.《海公案》，《新书院守册·子库》东十九柜著录：“《海瑞公案》一部四本 明海峰”。所录应为清代李春芳所编著的关于明代海瑞的公案小说《海公案》，海瑞号刚峰。

2.《施公案》，《新书院守册·子库》东十九柜著录：“《施公案传》三部各四本共十二本 清施士论”，另有小字注：“即《诗案奇闻》。”此书乃关于施士纶的清代公案小说《施公案》，“论”、“诗”为“纶”、“施”所误。

3.《奇侠集》，《新书院守册·子库》东十九柜著录：“《惊天雷》一部二本”。按，此书未著作者和朝代，著录于《海公案》、《施公案》等书之后，性质应当与前面诸书相似，为公案小说。并且，据官桂铨先生《新发现明公案小说〈奇侠集〉》（载《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3期）一文云，他于2006年所购的《惊天雷》一书上层中《奇侠集》保存了四篇明人所作的短篇白话公案小说。这部不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作品，却在多年前就已流传至越南。

《新书院守册》所收的其他明清小说多见于东二十一柜和东二十三柜，只有这三部小说与《袖珍律表》、《资治新书》、《成案所见集》等刑律、判牍类的书籍另录于别处。显然，这些公案小说并非以文学典籍的身份，而是以具有实用性的法律书籍的身份被收藏于越南书院，体现了越南书目编撰者对明清公案小说功用的一种独特认识。

此外，还有三种明清小说《新书院守册》、《聚奎书院总目册》均有收录：

1.《豆棚闲语》，《新书院守册·子库》东二十三柜、《聚奎书院总目册》子部小说类异闻属著录：“《豆棚闲话》一部四本 清艾衲居士本”。

2.《绣戈袍》，《新书院守册·子库》东二十三柜、《聚奎书院总目册》子部小说类异闻属著录：“《绣戈袍全传》一部三本 清袁枚著”。

3.《十二楼》，《新书院守册·子库》东二十三柜、《聚奎书院总目册》子部小说类琐记属著录：“《笠翁觉世名言十二楼》一部四本”。

在三种越南书院目录中，以《聚奎书院总目册》著录的小说数量为最，其子部小说类异闻属另著录有40部其他两种目录未载、前文又未论及的明清白话小说，如下：

《后第五才子书》、《快心三编》、《东西晋演义》、《平妖传》、《残唐五代传》、《五虎平西传》（原文小字注：“即《狄青全传》”）、《平闽全传》、《精忠全传》、《续英烈传》、《历代神仙通鉴》、《禅真后史》、《绿野仙踪》、《济颠传》、《全像北游记》、《驻春园小史》、《岭南逸史》、《西湖

佳话》、《娱目醒心编》、《三合剑》、《三分梦》、《锦香亭》、《玉钗缘》、《萃忠全传》、《天豹图传》、《金兰筏》、《镜花缘》、《醉醒石》、《水石缘》、《金石姻缘》、《凤凰池》、《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绣像续杨家将》、《五凤吟》、《宛如约》、《贪欢报》、《双凤奇缘》、《春风面》。

按,遍查国内各类书目,仅见《金石缘》一书,而未见《金石姻缘》。根据此书的著录顺序,可断为清代作品。据笔者所知,西方派往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著名汉学家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的中文藏书目录中亦有《金石姻缘》^①。

从上文的考述不难看出,传入越南的明清白话小说不仅涵盖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世情、公案、才子佳人等诸多类型,而且还包括《汉宋奇书》、《英烈传》、《樵机闲评》、《五美缘》、《蜃楼志》、《定鼎奇闻》、《石点头》、《十二楼》、《今古奇观》、《贪欢报》等曾遭到清政府禁毁的小说。另外,由于1962年至1963年间,越南文化出版社才出版了由武培煌、陈允泽、阮育文、阮文煊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校注本翻译的越南文《红楼梦》,所以学术界一般认为《红楼梦》传入越南的时间较晚。目前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只是发现成书于1905年的阮朝《内阁书目》收录了戏曲作品《红楼梦散套》^②。现在我们不仅为《红楼梦》最迟在阮朝已传入越南找到了直接的文献记载,而且了解到它的五种续书也曾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就已被越南文人所知。《聚奎书院总目册》记载《红楼梦》的编撰者云:“清程伟先辑”,由此可推断传入越南的应当是程本《红楼梦》。

三、结语和余论

在越南封建社会末期,尤其是在最后一个王朝——阮朝,越南从中国传入了大量的明清小说。这些小说的形式多样,既有长篇章回小说,也有短篇笔记小说;既有小说的单行本,也有小说丛书,尤其是除了作为案头文学的书面小说以外,还有一些说唱体小说也曾传入越南。《古学院书籍守册·子库守册》第十七目分别记载有弹词《百花台》四卷刻本、《来生福》三十四卷刻本、广东木鱼书《花笺记》六卷刻本;《聚奎书院总目册》子部小说类异闻属著录:“《何必西厢》二部 清心铁道人编”,此书又名《梅花梦》,亦是弹词脚本。这些说唱体小说传入越南后,对越南的本土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阮朝朱玉芝所撰的喃传《再生缘传》,其书名就表明了它本自清朝陈端生撰写的弹词《再生缘》。作为中国民间宣讲宗教教义的说唱脚本宝卷,曾影响了越南俗文学的发展,无名氏所撰写的喃文《芳花传》就与中国的《花伽良愿龙图宝卷》有着密

^①<http://www.babelstone.co.uk/morrison/Collection/Numbers.html>. 2012年8月17日访问。

^②夏露:《〈红楼梦〉在越南的传播述略》,《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4期。

切的文学渊源。而对于越南作家文学的影响,最为典型的代表是越南北方第一部官僚文人用喃字写就的六八体长篇小说《花笺传》,它由黎朝阮辉似(1743-1790)根据“第八才子书”广东木鱼书《花笺记》改编而成。所谓的六八体,起源于越南的民间歌谣,有六八六八体和双七六八体两种主要形式,前者由六字句和八字句相间组成,后者由两句七言、一句六言、一句八言相间组成。六八体循环用韵,长短不拘,是最具越南民族特色的文学形式。《花笺传》后来被阮僊、武待问、高伯适等人先后进行润色订正,使之在艺术上逐渐完善,成为了越南古典文学名著。现在流传下来由武待问校正润色过的《花笺传》共有1860句,借用了《花笺记》这部才子佳人小说的故事情节来演绎越南的社会生活,是一部将中国明清小说的内容题材与越南民族文学样式进行巧妙融合的优秀之作。高伯适于绍治癸卯年(1843)为《花笺传演音》作序云:

吾于《花笺》之旨,良有感焉!其为说也,起于匹配之情、情爱狎昵之私,而达于父子之伦、主臣之意、朋友切偲之雅、兄弟相好之情;大而朝政兵谋、褒忠劝节之典,小而人情世态、风气草木之微。其文奇,其义正。说理则辩而不窒;语势则诡而不经。至于聚散悲欢,位置境遇,断续隐现,光怪陆离,辞发悲壮之音,文极顿挫之致。此其尘垢糠粃犹将陶铸百瓦,衣被作者,而使《金云翘》膛乎其后者也。^①

《花笺传》保留了原作的主题和故事情节,所以这段评论其实也体现了越南知识分子对中国《花笺记》主旨的深刻理解和赞赏。

说唱体小说之外的其他明清小说同样也与越南的本土文化融合,催生了一大批越南文学经典,这部分作品除了前文所论及的喃文诗传以外,还包括那些取材于明清小说的越南戏剧,尤其是有中国渊源的越南叭剧。所谓的叭剧,是一种以元杂剧为基础,融合了越南民间歌唱形式而形成的表演艺术,其表演兼用韵文和散文,有唱词和说白。越南旅美学者黎文森在广义省民间搜集到一部完全依照《三国演义》原作而改创的叭剧手抄本,这部手抄本虽然残缺不全,仅存28回的内容,但从剧目可看出该剧本几乎是将120回本的《三国演义》作逐一改编^②。目前在越南河内汉喃研究院,还保存有如下几种叭剧剧本:《三国演歌江左求婚》福安堂启定三年(1918)印本(VNb.38)、《三国演歌三顾草庐》观文堂维新二年(1908)印本(AB.203)、《华容小道》抄本(AB.422)、《唐征西第十七回》抄本(AB.188)^③、《金石奇缘》印本(AB.598),前三种以《三国演义》为创作蓝本,后两种则分别取材自清代白话小说《说唐征西

①《花笺传演音》,法国远东学院所藏AB.269号抄本。

② http://viethoc.com/index.php?module=page&PAGE_user_op=view_page&PAGE_id=70. 2013年2月1日访问。

③法国远东学院图书馆藏有更为完整的剧本《唐征西演传》,汉喃文间用,抄本,共二十三册,典藏号为Paris EFEO VIETB/Litt.12(1-23)。

传》和《金石缘》。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具有中国明清通俗小说渊源的越南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一种延伸,通过它们来考察中国小说的影响史,无疑将会促进学术界在更为宽广的视野下,审视中国小说的发展进程,从而完善原有的小说知识体系。当然明清小说对越南文学更深层次的影响还体现在越南汉文小说创作的艺术渊源上,限于本文的题旨,无法一一缕述。

明清小说作为中国文学的代表体裁,不仅仅只见载于越南官方的书院目录,其流传相当的广泛,是越南民众了解中国文学的重要媒介。20世纪上半期,越南掀起一股将中国通俗小说翻译成现代越南文的热潮,形成了河内和西贡两个翻译出版中心。据统计,在这一时期越南翻译出版了三百余部中国通俗小说^①,其中绝大部分作品为明清小说。有些作品还有多个版本刊行,例如《东周列国》、《三国演义》、《三下南唐》各有7种译本,《再生缘》、《七剑十三侠》各有5种译本,《万花楼演义》、《水浒传》各有4种译本,有2种译本以上的明清小说高达50余种,即便是同一种译本,也有不少被反复刊印,这充分体现了明清小说在越南传播的广度。曾任越南社会科学院文学院院长的越南学者邓台梅(1902-1984)曾经如此回忆他读《三国演义》的情形:

我的祖父曾对我的叔父们说,“金圣叹好评小说,人多薄之。”可是我发现大人们仍喜欢看小说,所以我也看起小说来。开始,我顺手抓到《三国》,真太好了,我完全被它迷住了!记得有一次,夜已深了,我还在读,祖母醒过来把书抽走,逼我上床才算罢休……我还记得,第一次我读到关云长死去的时候,我痛哭起来,只得把书搁置几天。可是再拿起来读时,读到那段又哭起来,只好再停下。这样反复了一个月的时间,我的痛苦逐渐减轻了,才又继续读下去。可是读到张飞死去的段落,我又哭了,又只好停下来。……结果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把这部书读完。^②

透过这段自述,我们可以感受到越南读者对明清小说的痴迷和接受程度,也不难理解在拉丁化越南文通行后,越南为何会掀起翻译中国通俗小说的热潮。

若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越南重抄重刊本明清小说的意义也不可低估。例如,河内汉喃研究院保存的《神仙通鉴》(A.692)一书,是《历代神仙通鉴》徐道撰写部分的选抄本,但是文中夹有一些原文所无的双行小注。又如,该院保存的《金云翘传》(A.953)越南重抄本,在内容上较接近于《金云翘传》的“第一代简本”(如北京图书馆所藏啸花轩刊本)系统,但部分内容又比第二代繁

①实为209种,所谓的316部包含同一种书的不同译本。参见颜保《中国小说对越南文学的影响》,载克劳婷·苏尔梦编著、颜保等译《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91-236页。

②(越)邓台梅:《在学习和研究的道路上》(第二集),河内:文学出版社,1969年,第191-192页。转引自颜保《中国小说对越南文学的影响》的卢蔚秋英文译本,载克劳婷·苏尔梦编《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同上。

本(大连图书馆所藏山水邻刊本)、第一代简本略繁^①,若加以仔细比勘、研究,必定会加深对《金云翘传》版本源流的认识。

从文学传播的角度来看,对传入越南的明清小说种类和规模作全面考述还将极大的改进中国小说传播史的现有认识。本文所梳理出来的作品,绝大多数以往的相关研究从未涉及过,即使是对某些已经讨论过的作品,也能提供一些新的研究信息,前文谈到的《红楼梦》即是一例。又如,学术界凡论及《儒林外史》在越南的传播,都只说到1961年河内文学院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越南文《儒林外史》,是书由潘武和汝成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的校点本所译,现在发现多种越南古典书目记载了《儒林外史》,可以将此书传入越南的时间提早到阮朝。《古学院书籍守册》记载的《儒林外史》为乾隆元年(1736)刻本,撰者为闲斋老人(见表二),而《儒林外史》在乾隆十五年(1750)前才大体完稿,它现存的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此本有署名闲斋老人作于乾隆元年春二月的序,越南的书院目录又多有将序作者当书作者著录的情况,因此越南古学院所收藏的当为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

综上所述,明清小说在域外的流传仍是一个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的论题。本文就笔者所见资料,为明清小说在越南的流传提供一些基本信息,期待方家赐正。

作者工作单位: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

^①参见陈益源:《中越汉文小说研究》,香港:东亚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53页。